

◆ 暇观亭书话

书房往事

易祥茸

我现在的书房虽不算豪华,但还是有一定规模的:当窗一张办公桌,桌上有电脑、打印机。左边贴墙有一排五层的新式书架,右边则是以前用的可以移动的活动的书柜。书架的中下层一律整整齐齐地码着书籍,顶层则摆一些笔筒、砚池、瓷瓶之类。不是附庸风雅,因为这些东西除了实用之外,还是固化了的历史。它们和书籍记载的历史相得益彰。平时我在书房里读书、上网、思考,时不时也写点东西。虽安坐于房内,却也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真正感知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不是妄说。有时读书累了,就去房子下面的林荫道上走一走,仿佛这林荫道就是书房的延伸。

看着现在的书房,有时也不免想起以前有关书房的心酸往事。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学校在教室隔壁给我安排了一间小房子,应该不足10平方米,摆了一张床、一张办公桌后,也就没有多大的空隙了。被褥和浆洗的衣服当然是堆在床上,而书籍则只好码在办公桌上。办公桌上实在码不下了,就去学校厨房里找一个装菜用的篾篮子,把书装好后,塞到办公桌下。有时来个客人,要在家吃餐饭,那就要将办公桌上的书挪到床上,腾出桌面来摆饭菜——是不是也就应了那句话:在读书和吃饭发生碰撞的时候,读书往往是要给吃饭让路的,因为物质是基础,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啊!那时,房子里有个

摆书桌的地方就不错了,且不说书桌的功能有一半是饭桌,当然这个时候去谈“书房”这个话题绝对是一种奢侈。

上世纪90年代,我换了一个学校。学校给我两间旧房子,其时我已是四口之家。学校的意思是,给你们一个住的地方,至于备课、改作业,学校有教研室。条件就这么简陋,还谈什么书房啊。那时学生不寄宿,晚上也不自习,当然放学后教室也锁门熄灯。怎么办呢?我女儿正在高三,晚上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学习,我也想看点书,写点东西。于是,我想到了学校教研室。每到晚餐后,女儿背着书包,我也提着书籍文具来到教研室,这里灯光亮堂,桌面宽敞,环境安静,是一个读书写作的好去处。女儿在攻她的数理化,我则认真地备好课之后,腾出时间来给我市著名作家鲁之洛先生的散文集《心中升起一片彩霞》写点评,也还要给一些报刊写点文字——如果这也叫书房,那就叫“教研室书房”好了。

本世纪初,学校新修了一栋教学大楼,除了有专门的年级办公室用于老师集体办公外,在每一间教室后面都配有一间几乎米的小房子,用于放置各班打扫卫生的工具。在年级办公室办公,备点课、批改点作业是可以的,但要写点东西,我还是希望有一个独立的、清静的空间。我把工具室整理一番,硬是塞进了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和一条凳子,用一

个插线板从教室把电引进了我的“工具室书房”。尽管在里面只要一起身,迈开一步,就可能碰到扫帚、拖把或铁铲,甚至有时扫帚、拖把还会发出隐隐约约的霉味,但我不以为意,还觉得挺满足,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在这里,我花了不到三年的时间,除了完成教学应该完成的任务外,还用“定稿纸”一笔一划写出了两部共70万字的长篇小说,接着又根据武冈的《抗日战争纪实》试着写出了电影剧本《铁血城墙》,并发表在全国的明星刊物《电影文学》上。

2012年,邵阳市二中110周年校庆,我虽然退休了,但学校还是聘请我去编辑《校友录》和几本小册子。我非常愿意。因为学校不但专门设立了一间“校庆办公室”,还在“办公室”里配备了电脑。这为我的工作插上了理想的翅膀。白天,我去邵阳市档案馆、松坡图书馆、邵阳市工会图书馆、邵阳市党史办搜集与邵阳市二中有关的资料。在这些“馆”里,面对琳琅满目、纷繁复杂的资料,我或抄录,或拍照,或借阅,晚上回来,坐在电脑面前再细细整理。一本《校友录》遍记了邵阳市二中的所有学子,一本《百年讲坛》记录了邵阳市二中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讲话精髓。就在这一间学校为我配备的“书房”里,我还塞进“私活”,利用电脑,把我近几年发表的文章编成两个集子,分别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如果说这也算一点成果的话,那么,这个“成果”首先要归功于“校庆办公室”。

古人一直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国家也动员“全民阅读”,因为一个读书的民族才是一个进步的民族。至于说“书房”,只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行。一旦你和书籍这个最永恒的朋友、最智慧的老师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书房是豪华还是简陋就真的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 新书赏析

别有幻境纸上造

——读鱼山《造境记》

林頔

夏意渐浓,漫翻闲书,读鱼山《造境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啃几口瓜瓢,在瓜海浮游。掰一段瓜皮,成一叶瓜舟,亦可搭成穹庐,两三知己,围桌兴谈。春夏正是水果季,草莓、枇杷、樱桃、香蕉、蜜桃、甜瓜……实在吃不过来,捣浆搅拌,存起来慢慢喝,嗨哟嗨哟,拖出去吆喝卖。春夏也是恋爱季。白袍先生娶了红衣姑娘,娃娃睡在绿摇篮,青草摇曳,小虫啾啾,莲蓬做窝,茶浴沐身。好一番神仙日子。

鱼山,原名曾仁臻,湖南永州人,画家,建筑师。《造境记》是他252幅绘画作品的总结,分幻园、山间、草间、字间几部分。曾仁臻的豆瓣账号名叫“鱼山饭宽”,相册放着他的画,一幅一幅,积攒成集,屡得赞誉。《造境记》是历年精选,尤见佳美。“草间”最闲情。浅绿清氛,嫣红迷眼。与蜗牛为邻,以甲虫做犁。小人儿劳作居家,瓜子壳里做道场。倦怠的午后,我放在枕畔,打盹。梦里,我也悠哉。

出了“草间”,奔向“字间”。《说文解字》有云:“象形字,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所谓“随体诘屈”,指依据物体的自然形态,弯弯曲曲地描绘出来。雀儿排排在杆头,小狗尿尿在杆尾;撒一把米,唤一群鸡,意趣天成。汉字里藏着故事,乾坤成语典,朝岁入骨髓,这些独特的表达,你和我都懂得。

再赴“山间”。水气氤氲,云端缥缈。山脊嶙峋,断壁悬崖。流瀑翻滚,疾落直下。阴阳晦明,胸中有丘壑。从浓墨到浅墨到近乎无墨,曾仁臻的墨色运用,泼洒自如,出神入化。形云密布,松柏伫立,巍巍乎高哉!

“幻园”最见曾仁臻身为建筑师的本色。山池的情貌,树木的姿态,水里的游鱼,石头的形质,花草的香色,这些观园的体验,化成曾仁臻的园林理念。它们不是设计图,未必能实用,曾仁臻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境记》的色调,青绿一块,水墨两份,而“幻园”则大面积铺陈赭石色,与常见的假山色调并不相符,更近乎传统文化意义的传递,显得富丽堂皇。艺术不独应物象形,赋色、用笔、施墨,皆可随心。

书中屡说童寓(jùn)及其著作《江南园林志》,曾仁臻受童先生的影响极深。童先生有言,造园与绘画同理,经营位置,疏密对比,高下参差,曲折尽致,园林不过一幅立体图画。园林是方寸之地营造万千气象,作画亦然。“幻园”诸画皆小品,不若长卷气势磅礴,但也见层峦叠嶂,悬瀑流溪,曲径石梁,疏林庭院,拿了敞门和漏窗作点睛,让小人儿矮身穿行,或高卧其间。且构造纵深层叠空间,由此端望向彼处,近景与远景,院内与院外,物象井然,或方或圆的小影窗透出遥远天色。甚而挖空树干以造居室,抚琴落棋,恍惚如梦入南柯。

园林大师陈从周亦言,中国园林融合文学、建筑、诗词、书画、戏曲等,是中国美学最好的一门艺术。《造境记》具有浓厚的文人气质,骨子里,是《园冶》,是《幽梦影》,是《林泉高致》,是《浮生六记》,是浸润历代诗词歌赋、春秋笔墨的成果。这些画作不是眼睛的写生,而是美学综合的产物。画虽一艺,而气合书卷。文气里也有野气,还有侠气,自然性灵,“夫画者,从于心者也”。曾仁臻的审美趣味吸收了那些有味外之味、灵犀一现的文化意象,以呈现画境的境界,从笔绪里生发无穷的意绪。诚如石涛所云:“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内,其精神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道。天地一沙鸥,逍遥在人间。

读《造境记》,会心处不必在远。我们的人生太多艰辛,因此向往桃花源,怡然自得,仿佛若有光。

◆ 印象记

走进周立波故居

刘运喜



(周立波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

周立波(1908—1979),现代著名作家、编译家,曾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我就是通过语文课本知道周立波的。因为兴趣,因为激情,曾经读过他的代表作品,如《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

周立波是从湖南益阳走出去的颇具影响的革命作家,阅读他的作品,可以大致了解中国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和作者的崇高革命精神。出于对他的景仰,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介绍推荐下,特地走进了益阳周立波故居,对周立波的生平事迹和精神人格有了进一步了解。

周立波故居坐落于益阳市赫山区谢林港镇邓石桥村,号称“山乡巨变第一村”。说出来不怕笑话,没有看到标识之前,在脑海里竟把“山乡巨变”错当成了“三湘巨变”,以为是反映湖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示范村。其实,我这样理解也没有全错,因为故居所在村确实被评为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故居坐北朝南,前面是一片荷田,荷叶生长正旺,绿野田畴,与路边的桔木红叶相映成趣,不失为一景。背依青山翠树,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故居是一座三合院,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总面积约700平方米,为土木结构,悬山小青瓦屋顶,土筑围墙,属于典型的洞庭湖区特色民居宅院。故居门楣正上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吴阶平题写的“周立波故居”牌匾,堂屋正中央是一尊以红色汉白玉为基座的周立波铜像,右边厢房是周立波生平事迹陈列馆,左边厢房是复原陈列室,主要陈列周立波在上世纪50年代回乡创作《山乡巨变》时的生活场景。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我们先进入右边的生平陈列馆。陈列馆共分八个部分,用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字再现了周立波从刻苦求学的农家子弟,到西牢囚徒、左联战士、人民文学家的革命人生历程。周立波一生著述丰富,写下了大量具有鲜明时代感和农村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有文学评论,有译著,有诗歌散文,有报告文学,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等,两次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为我国文学、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代表作《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曾影响和教育了一代人。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参观故居,我们不能满足于到此一游,而应带着十分虔诚的心情,不但了解周立波成长为著名作家的奋斗经历,而且要从中汲取人民文学家的宝贵精神素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文学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的作家风范。

◆ 书与人

最美莫过读书声

刘世河

前几天,作为家长代表,我应邀参加了儿子学校组织的一场主题为“心存春意处处景,最美莫过读书声”的诵读比赛。压轴节目是他们一年级的全体同学集体朗诵古诗《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当琅琅的读书声此起彼伏地响彻在宽阔的操场上时,我也深深被其感染,情不自禁地跟着朗读起来。触景生情,思绪也如倒带一般,呼啦啦地回到了儿时。

很庆幸,我虽然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但却有一个爱读书的家庭氛围。为首的就是爷爷,尽管只在幼时读过几年私塾,但爷爷的古文底子却相当厚实,尤其喜欢给我吟诵古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杜荀鹤的那首《题弟侄书堂》:“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至今仍依然倒背如流。

那时尽管家里日子并不宽裕,爷爷却很舍得买书。他自己住的那间老屋里,书几乎占了一半的地盘。现在再回头看看爷爷的那些藏书,还真是颇有些“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的意味。

许是耳濡目染而至潜移默化,父亲和母亲也对读书之事兴致渐浓,不过他们喜欢的方式跟爷爷不同,爷爷是自己吟诵,而他们则是聆听。他们说,下田归来,一人搬个马扎,双双坐在院子里听我朗读就是最好的歇息。至今我依稀记得父亲当时听着听着就会从马扎上挪下来,然后蹲在那里一边“吧嗒吧嗒”地抽旱烟,一边津津有味地听我大声诵读,眼睛里满满的

都是惬意。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读书,并以此为乐。上学后,尤其读初中时,恰巧语文老师也和爷爷一样是个十足的“朗读控”。他常对我们说:“读书、读书,不‘读’怎么能行呢?”后来他又讲:“古人云‘嗜书如嗜酒,知味乃笃好’,而有些书,尤其古诗词,唯有吟诵出来方解其真味。”彼时因年少寡闻,鲜经世事,尚一知半解,长大后才知道那位“云”出此妙语来的古人叫范成大,也慢慢地体会到了那种“知味”的笃好。

读书声之美,古人早有记述和妙论。如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就这样写到:“走过闹市,只听那些居民人家,接二连三,莫不书声朗朗。”

明代陈继儒的《浣溪沙·初夏夜饮归》:“笑指吾庐何处是?一池荷叶小桥横。灯火纸窗修竹里,读书声。”则写得极雅。初夏之夜,荷塘边的竹林里,灯火映着纸窗,悠悠读书声氤氲在这静谧的夜色里,那般意境,想想就醉。在《小窗幽记》里他写得更细:“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闻他人读书声,已极喜,更闻子弟读书,则喜不可胜言矣。”

管它这声那声,反正最美莫过读书声。尤其喜欢最后这句“更闻子弟读书,则喜不可胜言矣”,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当年父亲蹲在地上抽旱烟的情景。尤其当七岁的幼子也常在我面前背着手摇头晃脑煞有介事地背诵古诗时,那种惬意,便更能体会了。

